

徐文長佚草

徐文長佚草

卷五

論

圖書論

敵不可以先設論

經綸天下之大經論

真知與常知異論

寺觀論

判

舉用有過官吏

脫漏戶口

任所置買田宅

居喪嫁娶

起解金銀足色

私造斛斗秤尺

失儀

宮殿造作罷不出

衝突儀仗

邀取賈封公文

松役民夫僮僮

庸醫殺傷人

毆受業師

長官使人有犯

圖書論

造化之精蘊者存乎數闡聖人之心法者存乎理蓋陰陽五行造化之精蘊也得數而不終于隱矣八卦九疇聖人之心法也得理而不涉于屢矣自伏羲之世王道大行故龍馬負圖而出于河神禹之時九功維叙故神龜戴言而出于洛圖書之說始倣于此矣以河圖言之二七居前一六居後三八在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此圖之文也而伏羲則因以畫卦焉虛五與十以為太極奇偶二十以為兩儀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巽

艮農而卦圖之文即河圖之數矣以洛書言之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二四為德七戩徵八稽九福極而洪範之文即
洛書之數矣夫自其迹而觀之則圖之體方而用圖書之
體圓而用方若不可以此而同自其理而觀之則河圖亦
可以叙疇洛書亦可以畫卦實不可以岐而二是故洛虛
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二十則亦兩儀也縱橫十五而
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四隅各有定位則亦八
卦也而洛書不可以為易乎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
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此固洪範之五行也通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則又九疇之目也而河圖不可以為範
乎夫何後世不明圖書諸說大懷有以子為洛書九為河
圖者矣有以先天為河圖數洛書為九官數者矣此皆支
離變怪而不足以明河圖之數者也求其得失無異于易
者其惟朱子之啟蒙乎是非不謬于書者其惟邵子之皇
極乎雖然用異而體同者圖書之文以八而法天者吾心
之理學者誠能靜有所存則陰陽五行之體立矣動有所
養而陰陽五行之用行矣奚必求諸數之多寡位之離合
而後可以言圖書也哉

敵不可以先設論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其機之未可也不先設以待其機之既可也不後時而失夫兵貴廟筭豈有不可先設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設者亦有不可以先設者審時勢之順逆察地形之險易量進取之先後擇將帥之賢否料儲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強弱閱器械之利鈍以為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設者也何者天下之大勢自有一定而不可違而吾之謀議劑量既明亦自一定而不可易雖利害互形成敗迭見而必不可更途而易轍者也故曰可以先設也

至于與敵相守相攻之間虛實飢餓勞逸強弱之異其情
而天時地利人情之異其變則是敵之變化而不常者也
而胡取於先設為哉是故敵之為變化也無窮而吾之所
以因而應之也亦無窮噫豈特吾之應之而已哉將敵之
所以應吾之變化者又益無窮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
何如而可使之窮耶呼吸往來如風雨雷電交發而不可
測而生生不已如環之無端將既見其形而為之勢也猶
恐其或失也而况豫信其成心而執為之勢以待其不可
度之形哉噫未有物之輕重而徒推移于空衡之上其為

昂必不足信矣莊周之言物化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反入於幾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夫方其久竹也安知其為青寧方其青寧也安知其為程又安知其程而馬馬而人也此物之變化也出於幾入於幾者然也兵亦如是也故彼方虛也而吾將制之以吾之實也又安知彼不化虛而能為實也及吾之避其實也又安知彼不化實而偶墮於虛也或如此或如彼此兵之變化也亦皆出於幾入於幾者也故曰不可以先設也惟不可以先設也故因於敵因故勝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也

取勝不難知化難也故曰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

經綸天下之大經論

道之精難言也故擬之粗以便人之知其細難盡也故括之大以便人之行又難責以衆人之盡善也故歸之至誠以便人之準道也者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五倫也當人之初生而五者之未定也蓋芬：焉總：焉離而不
知其合即合而有似于萍之適相值也而聖人始為之一
定以合之臣以屬君子以屬父妻以屬夫弟以屬兄而朋
友以屬乎朋友而不知其合之者乃仁義禮智信之五德
以自為之合也而聖人者特為之整頓而主張之耳然使

以是五德而日號于人則有不勝其解者而經也者織之
以絲也綸也者以此之絲而合彼之絲以至于相紐相維
而不可解此則匹夫匹婦所家習而戶曉者也聖人知五
德之不可以盡喻乎中人而以織可以盡曉億兆之夫婦
此經綸之說所由以起也故曰道之精難言也擬之粗以
使人之知而是五倫者禮以行之者也其經禮多至于三
百而細者且散乎三千舉其大則能者從之不能者亦樂
其簡而不阻于難如使舍其五而徒舉其三千三百以告
人則人不駭而畔去者無幾矣故聖人不以三千三百駭

乎人而惟舉五者以誘乎人而使之易于入此大經之說
所由以起也故曰其細難盡也故括之大以便人之行噫
聖人維持五倫之技亦幾于窮矣而猶未已也人便于知
矣便于行矣而便者不能以無敝各從其資之便與習之
所安而遂以便為的則過中與不及中者將不少矣而至
誠者禮之的而道之鵠也其為五倫則倫之極也賢知者
可使損其過愚不肖者可使勉其所不及也至誠標其極
以示人而人又樂至誠之為述而不吝于已之為作操菴
鍾以就高溪方乘其陵澤之易于因也故惟至誠為能經

綸之說又起于此矣故曰道難責衆人之盡善也故歸之
至誠以便人之準或者曰子亦臆說耳何以明其然也曰
詩云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孔子曰凡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又曰親親為大尊賢為大而孟子則
曰欲為君為臣皆法堯舜而已矣夫詩詠夫婦而及絲緡
故知聖人以織而喻倫以便人之知也孔言九經而先二
經故知聖人以大而括細以便人之行也孟言君臣而法
于堯舜故知聖人以經綸歸至誠以便人之準也

真知與常知異論 應嶷試作

古聖賢之躬行其道也無有所謂知之名也無有所謂知之名則亦無有所謂真與常之異也道不行而後教人以知知也者始于教者也惟不行而後有知有知而後有真與常之異然則真知與常知之說其始于教乎其又始于道之不行乎夫道也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倫而性也者仁義禮智信之五德五德類聚于天下而五德渾然各具于人之一心以五倫而觸五德則有惕然以萌油然以出無一毫勉強校計卜度之私存于其中而為之

耳目口鼻身手者莫不響應而服從于惕然油然者之所
使發之而為言行之而為行據其可見之迹而各有所交
也則五德之名從而寄焉噫抑不知人之心惕然油然以
生也其精明而不昧者則其知也其發之為言行必依其
惕然油然之心而率循不急者則其行也不精明則必不
率循不率循則必不精明精明以啟其行而率循以成其
知辟之痛癢然覺則搔摩之矣不待于心之使手而手自
為之應又何假于言之命手哉故所謂行者即真知者也
都無強勉校計卜度之私而萌芽于不得已而後發則無

所謂知矣而又何以曰常知無所謂常知矣而又何以有
真知之別噫若是者其惟堯舜禹湯孔子能之乎惟夫人
之不皆五聖人也其性之偏也拘于氣而不能自拔于氣
之中則其惕然油然者非不時露其端倪而昧且怠恒為
之主舍其一心而信其小體泛泛然時值于五倫之間而
不以五德交之甚則有反道悖德賊仁害義者出于其間
于是聖人舉其端倪之露而燭之曰此幾也是爾所當慎
者也此幾之微是爾所獨知者也其發也有所謂惕然油
然者則率循之擴克之其勃然怒膠然著倏然而往來者

則屏絕之克去之教之以旨而復詳悉其說說之怒其不信也而復證之以古聖人工夫之密與其功用之大而其道益明是聖人豈欲其出于口入于其耳而已哉凡以欲其知也豈欲其徒知而已哉凡以欲其行而為真知也柰之何行者未必其能行而踴為知者乃竊聖人之言以自大聖人曰幾所當慎彼亦曰當慎聖人曰幾之微獨知彼亦曰獨知以至率循擴達過絕屏去之類莫不皆然其言工夫也細入于芒毫而論功用之大也亦彌綸于天地叩之似無一隙之可破至詰其所履蹈則磔然碎矣是猶未

嘗涉痛癢而曰若行蟻若執熱也不已怪乎是故由不行而後真知始為立教而設有真知而後常知者得以盜竊于其間然則常知與真知何異乎曰無以異也富人之藏金者曰其金精也其金偽也此其有金體在也可以異也若貧者之說金則無金矣夫常知者非真有知也非真有知是無知之實也既無知矣則亦以何者而異于真知哉故曰真知與常知無以異也

寺觀論

夫自漢唐以來寺觀繁興而財日耗民生日促昌黎氏欲
廬其居不為過矣然此亦二氏之敝其徒崇奉之過則然
耳彼其初豈與聃之教以四大為虛假以乾坤為逆旅尚
安事華居廣廈以奉其身者乎亦猶吾儒者之道其始為
棟宇也取以蔽風雨而止而其敝也則有瑤臺瓊室以階
禍亂者斯豈創制者之過哉抑余有深慨者儒者之闢二
氏五尺童子能道之矣乃或假是以濟其私彼其廬若鱗
其土若奕又何為者也其不為二氏之所竊笑者幾希

判

舉用有過官吏 吏律

鳳雛名隱南陽先徐庶之推鸚鵡才高北海動稱衡之薦
四旗放而唐劾二臣誅而楚寧故織除必奮乎鷹鷂磊落
須分乎玉石若夫曹叅得罪重登大將之壇都尉無功更
拜護軍之爵斯乃亂世不拘夫常檢至于平時貴取夫全
才今某為國無心懷私有路居山濤之職之冰鑑之明名
器濫加吹噓遍及表箋拂曙未聞薦藥籠之參苓鸚鵡橫
秋俱是植公門之桃李李陵降鹵猶言有國士之風吳越

貪財敗謂過稷苴之畧拔駮却登駕馬深慙伯樂之明畫
形駮駭真龍有同葉公之昧鶴書馳赴拂開大隱之荆扉
鳳使徵求穿薄小山之叢桂豈不盛名難副使薜荔蒙羞
公道有虧致林泉攢笈春易為向陽花木月先照近水樓
臺事同許史之交合處蕭曹之律

脫漏戶口

戶律

孔福奉祠魯郡名教先還盧仝命子添丁忠貞夙具大統
貴圖書之備有司時生息之稽王者重民聖人式版漢志
尚詳于西域周宣竟料于太原苟有脫漏之奸遂致勞逸

之異今某男兒墮地已自生神世界連雲利堪使鬼豈為
住居深處因思計避征徭埋隱姓名直俾版圖身白把持
毫管不須點掇雌黃塗抹如鴉影含顰越森二竹立假稱
伯道無兒哀二花名妄報桃源有路齒堪執雉名豈掛于
丁圖戶已成鱗籍罔登于天府彼王成偽增而尚罪豈蕭
何核實以先收編列虛文黃緣竇惠且客居海島尚存五
百之書兵起江東猶載八千之數况于甕牖繩樞之輩欲
同雲中物外之人恩均沫手來宣義則乖乎徃役君心非
燭雖難遍照逃亡官法如燼自合責行改正

任所置買田宅

俸錢如井不須經紀郊原公僻連雲自可委蛇退食故竇
憲奪沁水之田稱僭而晏子辭築壘之宅為賢賦陶潛歸
去方宜有事西疇乏崔氏功勳自合無心甲第豈可沐猴
畏諂富貴不歸故鄉因而假虎臨民產業便營任所今其
飲過鼯鼠棲愧鶴鶴志在飽食安居口常求田問舍皂蓋
不離信地輒買膏腴朱籬尚爾臨民混居市井青苗白稻
秋收輅衛之租畫棟珠簾巷識親臨之墅冊圖原在案久
知負郭良田車馬昔曾過素意誰家大廈見有威權在手

因而券契盈箱滿戶，庄家盡是他鄉之客。空梁語燕已無，
舊主之投，使其唐室居官。豈下李愷地癖，若令金陵遊宦。
必誅王謝堂前，似此存心。豈宜居守，既加笞罪。復沒田居，
居喪嫁娶。

塊枕麻衣，既服三年之制。洞房花燭，難為徹夜之歡。故宣
父嚴歌哭之章，風人有樂園之咏。豈不以悲心易釋，抑且
痛孝子難求。今某心同吳起，行愧臯魚。藉口桃李，夫夫不
念。兼愉寂寂，選時諏日。奠雙鴈以和鳴，召客邀賓。驚滿堂
之讌笑，淡粧西子。暫移深墨，容顏坦腹。東床遽易小祥衣。

獲因生忘死破涕為歡陶氏門庭纔飛吊鶴桓家女壻即
近乘龍流蘇帳煖春風連理枝交夜月嫁妾義乖乎魏顆
出妻孝替乎匡章三尺紅羅尚掛翁嫗之姓享一雙彩鳳
便飛秦穆之樓臺寄言昨夜新郎請受今朝大杖

起解金銀足色

金出荆山上品得中央之色銀從梁貢方書稱疇汞之精
火裡金花烟叢寶焰民間行使猶宜鍛鍊為純天府轉輸
豈得渣滓未化較量似細濫惡堪懲今其叨居出納之司
謬掌權酷之任或變賣貨物或收受課程把定權衡徒事

低昂星際憑依火候豈知文武爐中致使起解錢財並無
足頭成色踊驚眼園文之濫乏鴉翎鈔貫之青價與上同
耗因鉛重名雖百鍊尚存麗水之沙認昧五般却帶鏡坑
之錫匪少翁丹砂所化羨波斯朱粉而成官匪不貪焉識
金銀夜氣匠惟作偽可云鉛汞靈胎志在朦朧利圖掩匿
虛開批上明書瓜子尖尖及啟封函未見松紋細細鑄學
士之魚而未善貯阿嬌之屋以無光異少府之貯藏等何
樣之詐偽既加筭罪還擬均賠

私造斛斗秤尺

法度懸于象魏較量無差精微起自黃鐘權衡不爽故豆
區便釜實王政紀綱輕重短長乃官司平準焦痕隱々四
方印烙同文錄兩平々一様降頒共制欲適日中之市宜
憑天府之藏若有差移即為私造今某卑汚畜志貪恠存
心包飯趨墟素識丈夫之賤折衡剖斗誤從老子之文利
晰秋毫計深刻骨造斗斛於暗室改秤尺於私家偽起一
人害彌中國恢恢木口不遵一定之規燦燦金星錯釘五
花之聚升合至鐘石而俱病方寸與銖兩而兼訛益寡裒
多截長補短非陳氏之厚施薄歛顆粒當平豈大禹之闢

石和鈞程章擅變淺盈無則不妨充道濟之量沙咫尺有
遠但可料周妃之裂繒倘盤胡椒八百用之焉得其真若
秤鍾乳三千毋乃漫稽其數許行莫準矣帝難齊藏在三
家石氏之珊瑚可等令行楚國周家之寶鼎當輕曾紹五
尺之童莫道三章之法

失儀 禮律

九天閭闔洞開宮殿之門萬國衣冠共拜冕旒之服班行
濟濟劍珮鏗鏘見雉扇之斜分望龍顏而拱立十官影列
萬歲聲歡斯臣道之徽絕為朝廷之典則今其服周公弁

冕未殺心猿誦風雅篇章尚垂相鼠乃於朝廷之際全無
儼翼之章舉止不常空立鳳凰池上趨滄燕度深慙鴛鴦
班中無齊桓之功而拜上帶董卓之劍以不趨帝位昭臨
天威咫尺滿池細草未開委珮之垂萬樹宮花輒敢舉頭
而視不學趙宣之假寐斯皆阮籍之猖狂忽被糾彈恁爾
一身是膽霎時朝罷難移滿袖香烟既加杖罪之條仍罰
月支之俸

宮殿造作罷不出 兵律

宮闈嚴啟閉之司守衛謹晨昏之候凡有百工造作俱宜

一體遵承鷄鳴紫陌既魚貫以承班日暮漢宮合星散而
居肆黻環璣鎖魚鑰重關今其不思出向人間難學御溝
之紅葉又匪送歸第宅待徹帝座之金蓮粧龍造鳳應闌
琢玉雕金已罷畫蛇添足探虎將鬚俯首苑中借宮花之
露影側身階畔亂砌草之芳叢漏將傳長樂鐘聲鴉已帶
昭陽日影唱名檢簿空勞姓字傳呼相貌放回徒向班行
尋覓被問豈買生之半夜不出學祿山之通宵誤動簾櫳
驚起玉樓翡翠娥廻池沼打開金殿鴛鴦致使宮女遙粧
似遇劉郎之誤入乃勞官軍逮捕恐為趙氏之深藏雖非

竊盜神器之凶寶乃包藏禍心之輩蠢茲諸犯各有明條

衝突儀仗

朱千玉威鸞儀肅警蹕之稱青憶黃麾虎氏擁風雲之衛
九陌清塵於馳道一人臨幸於離宮若非雪夜微行定使
風塵遠跡今某匿甘泉之白刃挾博浪之金槌非挾邪之
相逢任縱橫之意氣與花而迎劍佩同柳以拂旌旗諫非
夷齊疑扣周王之馬侍無馮氏誰當漢殿之熊蕩：天街
熙：帝里屠敢聚燕都之市馬猶驚中渭之橋非漢武馳
射入山昌敢見留于鄴社豈秦皇巡遊溱海可得縱觀于

咸陽狹籍有名場中無賴一團華蓋衝開枝葉之雲幾隊
幢幡亂却虹霓之勢吟慙月下輒同賈島之推敲路豈天
台可學劉郎之誤入轉鶻翎而窺雉扇昂鼠首以駭龍顏
貌擁車輪假口從橋之諫說避馬首偽言折檻之忠用懲
不軌之姦合處死刑之律

邀取寶封公文

郡縣四旁君門萬里飛行朝見已無王子之仙鳧圖畫流
移賴有鄭公之遊馬所以函封進奏無分六小官員今某
束縛轄僞勝替朝廷位在上官行惟下達乃於有司入遊

輒啟中路邀還一騎紅塵竟策綠楊渡口半方黃怕取回
古木郵亭逼使脫肩因而入手江湖遠迹難通廊廟之憂
錦素斜封空想聖明之覽外郡衷情咫尺王京迢遞三十
使憑青鳥瑤池萬里猶通書寄黃龍絕塞經年忽到况于
置郵傳命速貴星馳而或羽檄交通捷存露布豈宜使朝
廷見難如鬼帝致上司勢擅乎鷹鷂迅速追來展動未乾
之墨離披折起輕分旋印之硃雖荒過兩河而無聞或盜
發三川而莫覺非緣三月烽火阻絕音塵寶乃半路風波
遲回機密劫高乘丞相之奏堪憐黃天之嗟霍山屏儒生

之書旋反鳴鳩之怪如此橫行俱為不軌置之死地莫俾
生全

私役民夫僮輜

花滿長安但仗馬蹄得意官居葉縣憑將鳧翼高飛斯皆
夙著羨談抑且不勞民力若粵王輿輜之制便在嶺行玄
宗步輦之權時因兩召臣工有制服御無踰今其葉五花
之輿乘四人之輜骨鏤合扇兩旁花樣如屏名立逍遙一
片紗紋似霧釘獸鏤于甃面斜虎褥于床心登臨極山川
之鄉負荷苦閭閻之卒青稔益下望來蟻聚紛紫陌塵

中簇去烽屯器：帝畿若水官道如弦任重擔輕豈奉青
錢之募前呵後擁皆為白役之民既無工位以使令欲同
人道于馬牛官非狄老學為美註之嘲膽豈魏公似被鬼
魔之戲終踰絕險詎知衆怨如山長在空中恁取一身似
乘誠斯民之瘼騰致我僕以痛瘡屏跡肩輿耳心肉袒

庸醫殺傷人刑律

扁鵲識登天之夢倉公祭墮馬之危杏園橋井之神竹瀝
松脂之妙餌斯皆講籠中藥物更兼投海上仙方視洞一
垣醫傳三世若投白芷須防旋復之花但採黃精復辨太

陰之草症分標本命在瀕更若非授術於師可忽懸壺於
市今其囊盛砒石不由董奉之心傳符綰葫蘆謾道長桑
之口訣言偷靈藥還招顧鬼之春誇有奇犀曾試駭雞之
驗察浮沉于九候罔知韓女絃長望氣色于三朝莫辨齊
侯骨髓沉疴易起翻除玉井之蓮消渴難痊却減金莖之
露想應記烏頭于曹傳又私懷附子于漢宮死者無辜良
心何在丹砂燥起可憐煉龜徒紅玉屑淋成空恨藍田種
白若果誤醫罪犯請絕口于岐黃但有故殺情詞煩寄身
于鉄錢

岐受業師

馬帳十餘盡是春風和氣孔門七十曾承時雨化工師道
與父道而俱專門人豈平人之同例今其當仁無志輒興
不讓之風問道未先遽氓吾從之念偶遭先生于道殊幸
弟子之常毀帽裂冠不為醉者風落揚眉吐氣公然怒目
星懸曾傳射日之弓猶効逢蒙殺羿未盡遏雲之曲輒學
薛譚辭青滴露研硃相應偶坐于十年窓下邈沅問道料
當拱立于三尺雪中豈可以無諾之人敢肆夫攘拳之毒
路逢孺子幸其疾以先驅薄過陳相不待死而後悖設在

文侯之位必不武殿千木之虛使居商鞅之官豈止黜公
孫賈之面似此忍心善理豈同九鬪之科

長官使人有犯

大夫謹上下之班行天使捧雲霄之制勅斯皆出令以治
不當受制於人縱有白璧之瑕聽自紫宸之斷今某存心
不遜假口為公求疵于掌篆之官洗垢于含香之使未見
一封朝奏輒加三木囊頭佐貳小官鎖械朱幡皂蓋卑微
地主追求驄馬繡衣致使使公不敢據胡床而望月登樓
之興何孤陶穀馬能權妓女以留詞乘驛之威安在未蒙

詔旨輒行入甕之刑豈是戎夷可奪牧羊之節卽家酒熟
縛畢卓以堪悲天宛馬良沮張騫而致伐皆名分之攸繫
抑體統之當嚴欲警其餘合繩以律

徐文長供卓

卷六

序

羅母墓景冊序

贈余新鄉序

送馬衛使序

送馮君之官大田驛序

壽來翁序

壽王翁六十序

壽葉太封八六十序

黃澗先生文集序

晉稽志序

金剛經序

西廂記序

百十齋序

徐文長佚草卷六

蘭上楚公心輯校

羅母墓景冊序

常人之處其婦也當其少年夫好時施芳澤垂笄墮珥則纏綿若百年可長相保迨少衰謝至不共飲食衾裯婦之于夫也亦然古語曰女為悅已者容悅則容不悅則不容亦人情然也故人情莫難于處老南昌有羅老者以削像遊吾浙時寓湖之烏清二鎮病且三年書始達其妻魏携幼子三禮來時羅老死已閱幾月矣魏哀痛踰節并換其

長子先隨父者宗某俱長大遂老死葬于清鎮之東長子
羅君某多巧慧通詩書又曉玄理亦精父之工與余方外
友王公善至是會於其所嘗畫其母墓題八景四趣為冊
書乃出而求叙其事余問其母至鎮之年則既垂五十且
老矣世人皆以少時死守義不愛新夫為難豈知處老之
時愛其故夫為難耶吾不知羅老待其婦平時于老少親
疎之間何若使母而常婦人于恩愛易弛之時三年羈病
之旅居其親家而未必肯來欲來而疑其不得見繼見而
無救于死死而身何所歸也以是數者疑于中難矣乃以

一老嫗携幼子涉數千里之遠以僥倖于不可必面之人
年老變易弛之侶嗚呼益難矣卒果舍其親家以來果不
得見果身無所歸而又撫其子以長大而自以身完而死
嗚呼又益難矣凡君臣之間初然恩寵至則亦眷戀久少
衰則如路人矣甚則如寇仇事他人矣又事可為則為之
不可為則委之無可奈何矣魏與羅處世人易情衰乃能
以死為之可以為人臣事其君以恩寵少衰而變節者之
戒以一老婦顛沛越在異境不知難事有幾許在而卒成
其子此可為人臣委事于無可奈何者之戒

贈余新鄉序

曩余使君之知新鄉也予方客燕嘗與鄉諸君之客燕者聚詩以送使君之行至是已三年矣使君來朝京師而客燕諸君尚有未去者復作詩以送君之行冊成矣而未授其後予再至則又閱一年矣諸君以序尚缺也命某為之而使君為新鄉甚治賢聲滿轂下意使君必且內召無不為使君喜者至是乃倉卒改知上元上元固京邑然比於內召則少雌且南也以故諸君不能不為使君訝而迫予之序詩也益夫以予觀于冊中之詩其始也贈君之覲而

今也值君之遷覲與遷繼異事然所贈君之意覲固是意也遷亦是意也意無改也乃因是而知使君為新鄉之賢內召固是賢也外遷亦是賢也賢無改也意無改吾黨則知之賢無改吾黨乃惑而為君訝是急君之秩不如急君之賢也予知以是道序之贈之而已矣不知其他諸君聞之喜曰子言良是然訝亦未可以為非也予從而和之曰召固為右然遷亦未可以為左也孰是而非孰左而右吾以付諸無名之母

送馬衛使序

近世儒生

上事遂忽

大計而不講一夫作難四方環視益亦悲哉溧陽馬君家世儒生也其人聰明慷慨有遠識始見海上變初起髡首而奴者數輩裸下體側趨詭縛海總將以去沿邊數鎮擁將吏各以千計人莫敢撓其鋒君輒瞋而嘆曰是且不測我負志氣為男子何用抱數寸管坐牖間為乃棄去世儒生文字悉取古名兵家若諸圖籍涉形勝戶口與凡所宜

經畫者讀之數年一旦擲而起曰得之矣而未有其人豈
可以躁出及聞今太子太保胡公總海邊三道兵君喜曰
是真將吾者乃入粟授鎮江衛指揮值公奉命征舟山寇
君仗劍詣軍門謁公曰溧陽馬某學兵有年懷忠憤願受
一旅蒙狂寇頸生致幕下公壯之與大刺土兵若干往砭
齒馳斬倭賊二人歸報其明年與賊遇廟灣戰輒有好事
聞蒙上賞而提督南京軍務李公者特馳使獎之語在檄
中再明年夏君忽塞弓矢匣劍旦詣軍門以出揖諸僚友
曰鄙曷出幸粗試而今年海上寂無事胡可以不歸吾朝

詣軍門謝事矣于是都使坐營其候暨其僚其君其等之
在中軍者難其行而重其人述其事來告頌予言以贈且
曰是今司業公其歲以文魁京闈者之弟也予曰馬君知
大計而早講之故能應時而出以試其用與世之儒生異
矣然吾少時得司業公試京闈之文而讀之至所對策其
經畧世罕與儔言兵雖名將弗過也今君乃其弟蓋有自
哉若夫出處事業諸君亦既詳之矣請稍約其言以為贈

送馮君之官大田驛序

國朝統一疆宇分列郡縣於道里適均之處或五十里或
百里必置郵傳以寓上官公使往來置丞以任其事即周
官道人之職路鄙通置于諸道賓旅者凡使至供其廩餼
代餉其車馬有所毋敢留宿而廢事送往迎來迄無虛日
丞之職亦瑣且勞矣狡黠者嫁為利窟丞不能去矯偽者
乘傳固利丞不能察公賦不給役夫逋逃丞不能支往
私貨以應之吾又以知為丞之難也然亦有卓自樹立委
曲以周旋因是以譽起者然必其人素有實德真才者而

後可異其然乃今則異於是比朝廷憫驛之日施于疲下
禁于天下凡過客由傳葦非銜命勞國之臣柴不得食且
役于驛近日遺人之職故得勝任且適馮君憶蘭者予會
稽產也為人孝友忠純與物無忤比其遜儒業以給事于
名法也又諳習世故儕類多之今役滿而叙官得闔中大
田驛之丞親友在燕邸者將祖以送之而屬言于予予惟
以馮君之德之才其在驛也即使處當疇昔疲困繁瑣不
得為之會以彼其能猶當起譽而馳聘未蹶也矧當今日
朝廷憫驛之疲而嚴其禁過客不敢違而宰者得為之日

即其譽之起而厲懋賞知其猶持左券而合之右不期然而自無不然矣君等其拭目哉

壽來翁序

華封人之祝堯曰多富壽男子堯皆辭之而華封人解之
堯無以應堯似着義封人似通義此雖出莊子未可盡信
必莊子假堯與封人問荅以自見其旨晚世人令無着也
然以真子之範亦尊富與壽不知與莊生假借封人之說
同歟否歟也然即今世法而觀之富與壽豈非人人所宜
尊哉養親之具或酒或肉無財不可以為悅也計親之羊
一髮一懼金膝且欲代其齡也嘻富與壽可少哉來翁蕭
之巨族也翁少壯時為諸生高等擅時譽及長公其早膺

鄉薦拜令知遠綽為良牧仲公以翰繼授經術名重叅軍
李子治生貨甲一邑翁則盤桓大江朝潮暮汐驚鴈之浮
沉龜蠃之詭異貫帆漁艇日暮月明一觸於目情娛於裏
往往形諸詩歌間亦揭之聯帖並嘯傲宇宙傳誦鄉閭一
餐一飲水陸隨舉或伯或仲畢請有餘而且年餘八袞矍
鑠善飯洪蕪二福翁並兼之至於多男並稱克肖範所未
及翁復兼享真為聖世之逸民不減貴邦之大老綽楔百
歲兀爾通衢以方文清孰曰不然華誕屆期祝者雲集而
翁之壻某來祈鄙作仰祝翁齡自慚不敏貽笑大方徒以

云云恧馬涉筆

徐文長佚草

卷六 序

一 息耕堂

壽王翁六十序

世傳張平叔之有事於掾也毀所掌之書以活諸繫而平叔自述云道家用內外兩丹乃黃老為人貪着故借此方便法門以誘之入清淨如小兒嗜甘而病苟驟藥以苦則啼而吐以蚤和苦苦匿於甘引劑也投其嗜漸之而病瘳矣實功也黃老得之以上昇平叔得之以解並由此旨固也然意者掾之活人得毋鬼神陰佑於其間耶後之掾者則不然不貪外且着內畔平叔所稱黃老旨奚啻千里王君之掾於邑也一染指即棄去不欲以行止易功名不知

有貧且着里人始尊信之無不改目以視兄嫂亡撫其孤
昨舉于鄉為名士君安之亦不改步以蹈夫婦宜於閭兩
兒子待奮於塾恬淡之操宮倡而商和之頤鬚交白矣亦
不改音於指夫無貪與着也恬淡也等而上之清淨也有
安與勉其支也究其本則一也君之性稟其偶合一支于
平叔哉况皆掾耶君年六十丁孺人亞君年一千其闔德
右所稱商而和之者是也親知丐余文以壽余固以平叔
祝然平叔之頌無所聞倘亦可以劉綱同昇擬耶

壽葉太封人六十序代

世之論婦道者必曰相夫論母道者必曰教子嗟德吹能
徵祥慶吉無不以此相告語叙述者於是里巷無不中之
男而閨中無不順之女言之者不足以為表聞之者適足
以為疑久矣夫文之不足信也雖然可并其信者而盡廢
其文乎海寧葉太封人其始歸徐翁也翁以才豪蓋一世
稱濶畧之儒封人既靜制其雄而柔伏其氣至教諸子出
則令其奉外訓以佐成父師之嚴入則用母愛以脫其束
縛而悅豫其志意諸子遂為世名儒執經籍諸生或仕為

大夫無不脩職業勵士行以悅封人之志者夫封人之賢
多言之不能竟其說少言之又不能殫其事至若世所稱
婦與母之道言之不足以為表而聞之足以為疑者固可
以示的而著信矣蓋當某翁存時某結髮而與諸子某某
輩握手定交登堂拜母得附于兄弟末行既以沐封人之
訓而屬某君與某婚因封人之故宜莫如某之知且信也
誠欲言而未有路會封人今年為六十壽則既可以言矣
而又愧其不能文也以不能文之人其敢自謂盡封人之
賢惟是寫中心之藏以祝願長久則某之意或有取也

黃潭先生文集序 代

近世以科條束士士羣趨而入習之以急于售而試其用其視古人之文則見以為妨已之業也遂相與棄去不講間有嗜之者或搜拾舊墳摩切音響魄然一老生學士耳而於當世之務缺然無所營於心焉夫士急于用而不知有古之文其或溺於古之空文矣而無補於今之實用焉不拘於俗學則陷於迂儒此其人生而無所效於時死即泯沒於後世矣尚望其文之能傳且久哉吾鄉有黃潭先生者少負異稟有遠志其始為諸生時間出舉子業以示

人即業舉者無不斂手避之迨後以試事謁余叔祖康惠公於家公大竒之時則以古人相許重而余及余伯兄瓶山公因得以內交焉既而伯兄與之同學於紫陽院中日從事于性命之學余數得先生之文讀之則見其由顯入微而浸滲于道德之旨矣不數年先生所纂名臣章疏者出余又得而讀之則見其因體發用而究極于經濟之務矣先生之文凡四變而語其要歸則惟其不急于自試以拘于俗學也而後有志于古之文惟其不溺于古之空文以陷于迂儒也而後蘊而為道德發而為經濟以適于今

之用其視吾所謂生無效于時而死即抵于後者之為文
何如耶益信乎其可傳矣余家世得交于先生而余味其
文最深且久迨今下世幾年矣將收其遺而未暇也適其
子集而刻之始成抱詣軍中令序諸首展而讀之見其於
余家吊死贈生之文而送余官益都者諄々如昨日語蓋
悽然興感焉余雖不敏固不容以無言也第方若戎務不
暇次第評之為述其大概如此至其起家處仕之蹟則觀
於其文而亦可知其為古之人矣

會稽志序 代

邑之貴志非特為令者取舊政之可師與才賢之可表于以佐化理于一二而遂已也蓋將祭風俗之美惡稽物產之沃瘠驗戶口稼穡之登耗約徭賦之重輕與山川水旱之所由以出利而入弊時調劑而張弛之殆舉百里之大聚方冊中目注心營而坐致其理不煩下堂而得之此邑之所以貴志者貴綱舉而目不能逃也然其道雖全而寡驗即驗且緩不若簿書期會與奔走將迎之事一得則共指以為得一失則共指以為失其為效明而且速也惟其

如此是以仕者往之多急于此而忽于彼即有志于為其
全亦世之然倏然雲興倏然風散矣余昨叨會稽者三年
既而覺志之貴于邑者如彼已上記白省中將料費設館
頗有端緒願謬以召行矣繼余者為丹徒楊首下車值太
史張公在告以圖之而書遂成至是謬以序來屬予讀之
感曰是書也余當時頗以不及親舉為已咎及今觀之使
當時而果成則未及太史之南安得董狐丘明筆一光簡
冊若今日哉然則余之咎殆書之幸也雖然余始而侯能
終之固深幸矣抑余圖于趨召之終而侯能舉于下車之

始余誠不能無媿于侯之早見也歟

金剛經序

永嘉云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與金剛齧人能於煩惱匣
中着眼取用操而不失不呈伎倆不用訣術斬生死根斷
擬議蔓摧我慢幢毀法愛網剪陰魔之黨羽蕩無明之營
窟纖三毒之賊媒擣四相之壁壘八風不動而坐游淨海
七浪不興而立登彼岸然此彼岸自力自登恐不他假佛
自成佛生自度生唯佛自成佛故什迦于燃燈佛所以髮
掩泥以五花供養時彼佛實無有法可授什迦實無有法
可得若燃燈能以佛授云云則燃燈有人相乎什迦有我

相乎我受者為衆生相而授我者為壽者相乎唯生自度
生故胎生四相而胎生成佛云云以故四相一空無佛可
名無衆生可名文殊云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
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為諸佛所覺是名平等是名
阿耨菩提是名如如不動古德不云乎莫動着動着生頭
角言一動念四相即具也

西廂序

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猶俗言止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書評中婢作夫人終覺羞澁之謂也婢作夫人者欲塗抹成主母而多插帶反掩其素之謂也故余于此本中賤相色貴本色衆人噴：者我煦：也豈惟劇哉凡作者莫不如此嗟哉吾誰與語衆人所忽余獨詳衆所肯余獨唾嗟哉吾誰與語

百十齋序

道之於聞也有以多為貴者如賜之聞一而知二未若回之聞一而知十是也於能也有以少為貴者如人以百與十而僅能者我以一與十而輒能之矣是也斯則少而稱貴者在我多而稱賤者在人也宜也而今彼之教人也顧反之曰人一而已姑以百八十而已姑以千則賤我而貴人也亦甚矣古人有言騏驥日千里跛鼈不止亦至千里惟跛鼈之志不千里則不止寧于中道校遲速于十一千百間哉故凡學者必如跛鼈之責所止而後其收效也於

所謂貴賤少多者悉反之矣其于聞回不得而獨十賜不
得而獨一笑生而並行者呼兄曰一呼弟必曰二二即一
也非二也愚謂以賜之賢其孫回也當舉其大分曰十之
一云爾不當曰十之二如後世之揣摩董苛、瑣、較計
絲髮間稱秦得百二齊得十二之二噫可以相正質者鮮
矣今乃幸得之得為誰曰吾友虞之雋鍾氏之貴介名廷
英享天胤別蹄垂石以百千扁其齋者也

徐文長佚草

卷七

題跋

跋張東海草書千文卷後

金剛經跋二首

題崑崙奴雜劇後六首

題評閱北西廂二首

柳君所藏書卷跋

題史甥畫卷後

書犀鴨帖

題畫竹後

題智永禪師千文

評朱子論東坡文

題楷書楚詞後

題自書一枝堂帖

題張射堂冊首

書花藥夫人宮詞卷後

跋梁武帝豐考功評書

題龐德公入山圖卷後

題自書杜拾遺詩後

為商燕陽題劉雪湖畫

贊

陳山人畫贊

沈君畫贊

鈕鼎巖像贊

木筆圖贊

三僊醉飲贊

椿護圖贊

銘

屏銘

海螺銘

竹秘閣銘

龍尾硯銘

古瓶銘

記

梧桐菴社田記

邑侯 公生祠記

碑

火神廟碑

題跋

跋張東海草書千文卷後

夫不學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則始于學終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已而不由于人也敝莫敝于不出乎已而由乎人尤莫敝于固乎人而詭乎已之所出凡事莫不爾而奚獨于書乎哉近世書者闕絕筆性詭其道以為獨出乎已用盜世名其于點畫漫不省為何物求其倣迹古先以幾所謂由乎人者已絕不可得况望其天成者哉是輩者起倡率後生背棄先進往謂張東海乃是俗筆儼

家雞逐野雞豈直野雞哉蓋蝸蚓之死者耳噫可笑也可
痛也以予所謂東海翁善學而天成者世謂其似懷素特
舉一節耳豈真知翁者哉余往年過南安安其出守地
也有東山汎觴處草鐵漢棲碑皆翁遺墨而書金蓮寺中
者千餘壁具數種法皆臻神妙近世名書所未嘗有也乃
今得復覩是草于門人陸子所余有感于蕘者之敝之妄
議因憶往時所見之竒之有似于此書也而為叙之如此
噫世事之敝豈直一書哉豈直一書哉

金剛經跋

金剛一經自達磨西來指授世人示以直明本心見性成佛而此經遂以盛行於世其大旨要於破除諸相洵矣何疑然經云信心清淨則生實相又云此法無實無虛亦何說焉善乎曹溪大師之言曰無相為宗無住為體妙有為用余每三復斯語妄意必謂無實無虛中直得把柄方是了手

又

經中佛言能受持誦讀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

人皆得成就不可稱不可量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夫經
既云無相則言語文字一切皆相云何誦讀演說志成功
德蓋本來自性不做文字然舍文字無從悟入誠信心諷
詠久之智慧自開真如自見况上根人具上上知一聆遂
了如六祖聽客誦經心即開悟佛說是真實語的：不誑
則是經也若自誦若勸人持誦功德實有不可思議者

題崑崙奴雜劇後

此本于詞家可占立一脚矣殊為難得但散白太整未免
秀才家文字語及引傳中語都覺未入家常自然至于曲
中引用成句白中集古句俱切當可謂挈風搶雨手段

又

閱南北本以百計無處着老僧棒唱得梅叔此本欲折磨
成一菩薩儻梅叔聞之不知許我作一瘦彼岸梢公否王
方平有云吾鞭不可妄得也一笑一笑

又

梅叔崑俞劇已到鵲竿尖頭直是弄把戲一好漢尚可攬
掇者直做手一着耳語入要緊處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
越家常越警醒此纔是好水碓不雜一毫糠衣真本色若
于此一忽縮打拐使涉分該婆之猶作新婦少年閨趨所
在止不入老眼也至散白與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不可
着一文字與扭捏一典故事及截多補少促作整句錦糊
燈籠玉相刀口非不好看討一毫明快不知落在何處矣
此皆本色不足仗此小做作以媚人而不知誤入野狐作
矯治也

又

凡語入紫安處畧着文采自謂動人不知減却多少悲歡
此是本色不足者乃有此病乃如梅叔造詣不宜隨衆趨
逐也點鐵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蕩越滋味越不扭捏動
人越自動入務濃郁者如鬻雞牲而多以蔗醬非不甘旨
却頭、不切當不痛快便須報一食單

又

散白尤忌文字文句及扭捏使句整齊以為脫舊套此因
小失大也令人不知痛痒如麻痺然且妨照應韻險處

語尤要天然

又

牛僧孺幽怪錄有張老傳張老仙人也有僕曰昆侖奴梅君述昆侖奴為仙人矣何不用此以証云在張老時已為僕幾時矣今復謫此則益為有據雖皆是說謊中都有來歷况張老說是梁天監中人

題評閱北西廂

余於是快諸解並從碧筠齋本非杜撰也齋本所未備全則補釋之不過十之一二耳齋本乃從董解元之原稿無

一字差訛余購得兩冊都被好事者竊去今此本絕少惜哉世謂董張劇是王實甫撰而輟耕錄乃曰董解元周宗儀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別本西廂乃彈唱詞也非打本豈陶亦誤以彈唱為打本也即不然董何有二本也附記以俟知者

又

余所改抹恚依碧筠齋真正古本亦微有記憶不的處然真者十之九矣白亦差訛甚不通甚却都忘碧筠齋本之白矣無由改正也齋本子典故不大註釋所註者正在方

言調侃語伶坊中語拆白道字與俚雅相雜訕笑冷語入
奧而難解者

柳君所藏書卷跋

余卧病久劇迄無佳悰侍筆墨者抱紙研墨時一勸書謂
可假此以消永日便成卷軸既而辭去輒圖沽諸柳君悅
之而苦囊乏乃貸錢東鄰約不欠其子母歲月既積計集
頗多閱所點畫未稱渴矐然則君茲舉殆與五百金買馬
首者何異耶持過覽觀不覺感慨

題史甥畫卷後

萬曆辛卯重九日史甥携豆酒河懈換余手繪時病起初見無腸欲剝之劇即煮酒以啖之偶有舊紙在榻發墨數種聊以塞責殊不足觀耳天池山人徐渭書于葡萄最深處

書犀鴨帖

雲渠親丈曩會余于京師觴之至醉不見者十年一日出是綾煮鴨舉犀觥而引滿余為傲書四家祝枝山有云麻姑擲碎砂為戲耳萬曆元年四月五日

題畫竹後

嵩山付紙索草書予初學墨竹善于無紙兩中忽與在篋
管輅取而掃此

題智永禪師千文

志稱永禪師書千文本以千計今雖去其世已遠而漫無
一存者往年人傳董文簡公家有之急往戲匣固佳然不
甚稱也今從陽和太史家得見此本圓熟精腴起伏位置
非永師不能到問其自云得之文成公門客之手穎：綴
珠行：懸玉吾何幸得題其端

評朱子論東坡文

夫子不語怪亦未嘗指之無怪史記所稱秦穆趙簡事未
可為無文公件之要中鵠把定執板只是要人說他是箇
聖人並無一些破綻所以做別人着人人不中他意世間
事之不稱他心無過中必求有過穀裏揀米米裏揀虫只
是張湯趙禹伎倆此不解東坡深吹毛求疵苛刻之吏
無過中求有過暗昧之吏極有布置而了無布置痕跡
者東坡千古一人而已朱老議論乃是盲者摸索拗者品
評酷者苛斷

題楷書楚詞後

慕蘭子深博古器而法書圖畫尤其專長余書多草而尤劣者楷不知何以入其目也古語曰心誠憐白髮玄其斯之謂歟

題自書一枝堂帖

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書然此言亦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題張射堂冊首

余始與張君同學書張稍讓之今見此真自謂不及也故識此語於冊首

書花蘂夫人宮詞卷後

余一日同馬髯子泛鏡湖中評詩間偶及銀燭秋光冷畫
屏向余曰王建百首宮詞此居第一髯子曰先生誤矣是
花蘂夫人費氏作也余爭之髯子曰先生勿爭余當與先
生博之余若北當出先生所常醉柴窑杯為先生壽倘南
不在先生當以百首書卷歸我余諾之明日髯子携一童
持小櫃來余梅花館袖中出柴窑杯曰當與先生定南北
余於是覓彤管遺編覽之果出花蘂夫人髯子曰先生當
何如余曰余不寢言姑舍是且從吾今日醉也臨別髯子

出素綃歸我余遲一日復以濁醪觴髯子於舍令髯子朗吟捉筆倚之以塞

跋梁武帝暨考功評書

右梁武帝評書並是妙語雖不無抑揚而辭氣從容恣態朗切又其人書法固是入室之徒但抄本乖落無從訂止且一曰表昂二曰表昂並不知何謂也至于暨考功則抑揚過當其呂衡張文吳翹尋文之差迨夫任情則大怒罵詈書可罵詈猶煩入評耶最乖者柴處陳季真同器薰猶矣白雀之書不讓京北京北真楷如獅搏帛金翅鳥啗龍

幾于元常而考功以為楷不如行殆未之見耶其他育
噴頗亦不少然謂之盡不知書則不可謂之盡知書亦不
可謂盡不能書固不可謂盡能書亦不可也吾於其論握
筆專重第四指而窺之矣

題龐德公入山圖卷後

鹿門山有隱君一為龐蘊習禪者也一豕並寂化其女曰
靈照无禪中之勝父不如也一山而有兩龐亦奇矣

題自書杜拾遺詩後

余讀書卧龍山之巔每於風雨晦冥時輒呼杜甫嗟乎唐

以詩賦取士如李杜者不得舉進士元以曲取士而迄今
噴于人口如王賓甫者終不得進士之舉然青蓮以清
平調三絕寵遇明皇賓甫見知于蒼姬而榮耀當世彼捨
道者一見而輒沮慳憐得早朝詩幾首而已餘俱悲歌慷
慨若不勝述為錄其詩三首見吾西人之遇異世同軌誰
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為商燕陽題劉雪湖畫

劉雪湖一日筒致此幅余見之眉舞鬚動秘夾枕間商燕
陽見之便掠去攫石登車攀船墮水古人顛貪無賴燕陽

何為效之既又勅余題叙數字用為券書快其永業真滑
虜也然予與燕陽約得此須用名錦裝潢安精舍中便作
可香好茗多調妙曲往來用味觸聲聞發清音之義獲此
報者庶幾小償倘余至無此三物即當大罵秦廷持趙璧
歸不血濺玉衣不止也徐涓書于長安邸中

陳山人畫贊

陳君五卉牡丹稱最
皜蓮素槠水仙玫瑰
聚為方圖宛爾
錦貝秦鏡古文唐宮
繡被春夏錯鋪神領
妙會徃昔贈予
一紙長旆自今觀之
不及斯繪

沈君畫贊

沈善醫

萬樹叅天根堪海槎
意者叢杏秋深不花
中有一室是董
奉家談道授書朝煙
暮霞此為何編素耶
難耶沈君高士
意氣可嘉酌酒論詩
釣魚種瓜鑑水在門
扁舟日挈吏挾
高道秋石金華吾一
問之舉手一义七月
望後秋興既賒

既濟決旬細雨濃沙抱圖來告高懸幅斜景既述美人亦
匪誇

鈕鼎巖像贊

龍麟多鬣自古貴鬚鈕之季子于思于思噫迥不永而

木筆圖贊

天作箋兮雲為墨木筆書空兮儼羲儼之勾勒

三僊醉飲贊

何以為仙我則未見傳飲而樂是以可羨

椿護圖贊

大椿八千護草陪妍人生一樂高堂百年矧也王君明廷
射策帝曰掄哉袍帶以錫春杏霞綺宮花映之以奉茲椿
與護也孰曰不宜

屏銘

障山得翠障水得清障風得煖障月得明限隔門闕攔截
視聽總謹內外亦養精神

海螺銘

吟兮侈兮胃中一嘔維玄維默君子守口

竹秘閣銘 上刻蘭竹

竹之管籥之藎筆事已矣三不律湘東一何侈惟墨泚沾
臂此物不可已

龍尾硯銘 類有螭文

校歛材捫以度其所賦若所薄茲兩全之席予角額上有
文螭脉脉

古瓶銘

古陶之變天與凹凸胡水潛冰據腹以割瓶則磔只冰其
亡釋

梧桐菴社田記

梧桐菴在三江所之其處若干里相傳元至正間創以祀
土穀神入明洪武初里人王景週以其父來庸葬于菴東
始舍錢若干于菴之前構殿屋為間者三以栖神舍後買
田為畝者八以為香火費嘉靖某年間週之從孫仲等始
請宗人為僧于禹廟曰洪惠者暨其徒如森來守此菴越
二年惠與森出所積入所募復構殿于廟之後為間者復
三左右齋禪室數倍之僧舍廚福視其之數甃石周垣完
好堅緻越四年為某月日森之徒道成復取佛之象而增

且新之作門以額蓋菴至是凡三更于其徒而後稱神之
居計所舍田為畝者凡十七始景週舍獨多畝至八其五
世孫卿與其妻鍾畝則三從孫秉禮與其妻陶畝則二巫
山高桂妻史氏為森之旗嫂畝則一並俗人森之畝則視
秉禮森之徒復有道能畝則視史氏並僧噫茲菴也俗人
創構之僧之師徒相繼而拓之茲菴之田也俗人創舍之
僧之師徒亦相觀而效之凡以安神靈祈年穀為一社邀
福既與滫祠殊而後之人不墜其先業不惟俗人有之雖
僧亦有然者且可風鄉黨故于惠若森之來求書石也將

為之書

徐文長佚草

卷七

記

息耕堂

邑侯徐公生祠記 代張修撰

山陰徐侯以召入之三歲予偶過侯所築官塘新祠下有父老四五輩趨而前曰此為前侯徐公祠也公惠政大夫所知且大夫也祠而不碑可乎敢以請予曰諾其後民劉棐周昇洎僧真秀如曉輩請日至孟棐等侯所屬治塘而有勞者塘成在官路者可五十里其在海者復若干里並有益于民甚大且久而民不知有費是以並祠而碑之至論侯之全則在邑且不能盡舉寧曰塘蓋侯生有至稟如騶虞鳳凰然以不殺為性是以其于治也恐恐然如良

醫之于蠱療惟恐其傷之以錫磨為戒而以不擾為良方
甫下車即板輿行農畝間悉得民所疾苦若戶之富貧與
民之強弱奸良及盜賊樗博瑣至倚市之筭平常捕格百
出所不禁者候並設法為之不用一鞭無不立止息異時
垂簿冒牒如喟毛民如爛鮮至是無一紙入其所馭節吏
不能贏一字佻訟牒訟者亦不輸一錢與史無一卒入鄉
勒租稅直與民約投篋最後者始苦以轉輸民爭投毋敢
通者他雖遣卒百通如故也當是時舟子曰卒坐矣我何
用舟為或舍舟而捆屨酷且飯于邑門者曰訟者不復食

衙中人矣我何用張為或盡召其壺具吏或走家居閱月
而至無一事可為請我使者至所司承旨據察里中戎家
大震侯勿與使者怒亦不為動更急之輒以病謝里中老
樛賴以免者無美大吏攝訟者于邑就聽斷即必先聽而
以書復或涉毛細則不遣其人大吏始甚銜之久之並諒
侯非亢已也至于校學中生不徒以文又舉公正為民導善
止惡使不單面則蒸蒸歎歎如雨之于物令其飽而自化
善託者不敢造公託廷言事如溢之在古亦自卷擘耳侯
去之日送者萬夫自邑門而達于江遮不得行者百里有

渡江守數日而返者返而復往者涕濕襟者哭失聲者舉
酒悲悲而不得飲者亭驛皆是其喜者則有舟子整蒿楫
卒與胥買爇記酤而飯者範錫而復壺具而已耳侯之去
一也其悲者何人其喜者復何人噫用是可以知侯矣侯
用召為工科給事中以累左遷而碑之請為書也乃在三
歲前時候方在要路故需之今侯謫居且以憂沮論久而
彌定矣遂書侯名貞明字伯繼家江之貴溪縣

大神廟碑

永樂間自監出鎮浙者曰福公始構道觀於吾紹臥龍山東麓稍上名佑聖以居玄帝其內門以居神稱靈官王元帥者實司火間著威異里人嚴之其後羅田張公明道宣城梅公守德相繼來守吾紹或撤去帝象改觀為祠登祀宋臣之忠孝或易祀以先守之賢者而神亦一遷一歸自嘉靖辛丑迄於今弗妄者凡二十有五年其於火之謂人且斃忘而神威亦弛不用維茲季春連旬月風怪作踰旬火間發至甲寅大火計赤地以里戶以千集瓦甍丘積者

以十數時楊公兆為府寔當之其所馳救既畢力殫策出
火政所未載明日復四遣吏書焚室給有差又明日齋將
遍禳於司火於是里之人某某以神故往告請以某某所
舍觀東地新神廟公可之檄既下通判葛公維熊倡以羨
銀五十兩趨事者益集計凡舍施者若干人為銀若干兩
凡斲材石若干作宇若干楹繚以甃垣計工若干董役者
為某某閱若干日而成既成蠲吉日設樂牲用導以奠既
奠請榜廟于楊公公榜曰火神廟既榜遂以碑事來請予
不知神之興與其司火果何自獨搜神記中載神姓王名

善始仇薩真人以火焚已廟卒服其行願為弟子則神固
勇於從義其後所用火豈從真人授之耶事雖不經見然
人信從之書曰天視聽自我民視聽然則民視聽所在神
所在也將焉遠古之禳水者必曰玄冥曰顓頊而今之民
不知也競祀張侯求拯溺侯亦往二見竒效使今禳火令
舍神而曰必求諸心與熒惑與祝融回祿其孰從而孰效
哉予妄意鄉人請新神廟及可其新者意如此故僭為之
紀且繼以歌俾歲時祭享得歌以侑神

河流兮湯二苑高騫兮神之堂神昔往兮何所鷄來下兮

薦我以火薦我以火兮鷄威虐朝野河流兮戒夜以作神
之來兮祁祁葦荷室兮水湄鍛鷄翼兮斂味決野河兮寢
之雷進我民兮神堂羅桂藉兮椒漿族為我民兮稷以禳
神欣欣兮樂康御倡兮酌醴積我薪兮勿庸以從